

蚩尤文化与旅游 产业发展论文集

CHIYOU WENHUA

YU LVYOU CHANGYE FAZHAN LUNWENJI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蚩尤文化与旅游 产业发展论文集

CHIYOU WENHUA

YU LUYOU CHANGYE FAZHAN LUNWENJI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
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蚩尤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论文集 / 徐飞主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367-6683-9

I. ①蚩… II. ①徐… III. ①中华文化—远古文化—
旅游文化—贵州省—文集 IV. ①F59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6623 号

蚩尤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论文集

主 编: 徐 飞

责任编辑	张海英
特邀校对	张京宁 张秀芬
封面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600 千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80.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6683-9 / G·1621

《蚩尤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论文集》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蒙启良

编委会副主任：吴 军 徐 飞 杨昌儒 石朝江

编 委：黄家逊 杨新年 李平凡 颜 勇

吴 嵘 覃东平 姬安龙 李永皇

主 编：徐 飞

执行主编：李平凡 颜 勇

目 录

九黎部落与蚩尤（苗族的英雄时代）	石朝江（1）
蚩尤故地考	汪海波（9）
蚩尤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杜梦华（20）
试述蚩尤在中国的历史地位	翁家烈（28）
蚩尤文化的内容、精髓及其历史地位	梅 军（34）
蚩尤以金为兵考	王万荣（42）
东夷始祖 战神蚩尤	丁再献（49）
苗瑶始祖 战神蚩尤史略	蒋南华（60）
蚩尤研究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意义	李一如（66）
蚩尤论	田 原（75）
蚩尤留给苗族的财富	
——基于毕节苗族民间传说与汉文古籍资料印证的论述	康丹瀛（78）
古天子蚩尤是黄帝树立的中国第一先进榜样	黄业盛（87）
论苗语“蚩尤”	
——苗族世界的蚩尤形象	康丹瀛（97）
论蚩尤文化认同在增强民族团结中的重要作用	郭 俊（110）
蚩尤：从“乱”“逆”到“中国第一革命家”	
——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的发现与研究	宋 霖（115）
遗产阐释与记忆重塑	
——以中国蚩尤神话之意义转换为例	李国太 李锦萍（138）
蚩尤文化型塑的符号学解读	陶金华（150）
苗的“蚩尤”文化记忆研究	郎丽娜（158）
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到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 发展历程构建	
——基于蚩尤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吴正彪（170）
以蚩尤文化和苗族文化挖掘、复制、再现	
——大凯里民族文化定位与文化符号构建的思考	龙昌海（176）

苗族方尤与蚩尤业绩苗王服散论	李国章 (184)
古代文献蚩尤形象书写浅析	白林文 (208)
蚩尤文化和东夷(山东)文化	朱宗珂 (229)
从《史记·黄帝本纪》中的神话叙事谈起	龙仙艳 (236)
兵主蚩尤史迹考析	吴名岗 (242)
对话与理解:长程历史中的“蚩尤”表述	余红艳 (249)
从中华三祖堂谈蚩尤文化开发	刘 鹏 (278)
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蚩尤文化产业	杨培德 (284)
传承蚩尤文化 发展旅游产业	马开忠 (288)
推动“蚩尤祭奠”成为国家“非遗”保护名录	王炳忠 (294)
打造蚩尤文化品牌 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唐 皓 杨茂锐 (301)
蚩尤文化认同在贵州特色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付前进 (309)
论贵州蚩尤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前景与策略	张凌波 (316)
贵州发展蚩尤文化产业的思考	李永皇 吴常君 (322)
以蚩尤文化为品牌 构建贵州民族旅游文化产业	黄元勋 黄 龙 (329)
蚩尤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滕钰文 (335)
贵州蚩尤文化资源的资源特色分析	龙叶先 (341)
开发苗族文化产业资源 打造百里乌江画廊化屋苗寨蚩尤文化品牌	
.....	杨银象 (350)
试谈建蚩尤文化园要解决的认识问题	潘定发 (355)
关于建立“西江蚩尤历史文化园”的思考	杨光磊 (366)
试论在雷公山建设蚩尤文化园的可行性	侯天江 (372)
加快雷公山中华蚩尤文化产业园开发步伐,打造中国苗族圣山、	
世界旅游名山	吴玉贵 (381)
论即将建设的蚩尤园在打造剑河5A级旅游县城中的重要性	刘忠培 (392)
苗族“祭尤节”的旅游开发构想	曾祥慧 (399)
蚩尤文化与新型城镇化	
——兼谈传统文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保护与利用	
.....	赵冬菊 黎翔宇 (409)
蚩尤文化的品牌效应及其传统知识产权问题初探	卢丽娟 (421)
蚩尤文化论坛会议综述	石朝江 (425)
后 记	(429)

九黎部落与蚩尤（苗族的英雄时代）^①

石朝江^②

摩尔根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其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过重大影响。马克思仔细阅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写了著名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则在《古代社会》的基础上写成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是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鼻祖。

摩尔根运用他的伟大发现和理论，结合古代希腊的有关神话、传说和史诗，认为荷马史诗所反映的英雄时代希腊人的社会组织，正处于“在一个氏族社会中合并成为民族”^③的阶段。他指出：“英雄时代的雅典民族在其政府方面有三个不同的部门或权力机构，这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第一是酋长会议；第二是阿哥腊，即人民大会；第三是巴塞勒斯，即军事总指挥官。”^④马克思仔细阅读了摩尔根的著作，他基本接受摩尔根关于希腊英雄时代的论述，写道：“在英雄时代的雅典人中，有三个协调的权力机关：（1）酋长会议；（2）人民大会；（3）主要军事酋长或巴塞勒斯”^⑤。恩格斯则吸取其精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指出：“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⑥

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有关于苗族的记载。中国史籍将约7000年前的古苗人称为“东方夷人”或“伏羲太皞部族”，炎黄时代称“九黎部落”，尧舜禹时期称“三苗”或“有苗”“苗民”。纵观苗人的发展史，“东方夷人”“伏羲太皞部族”是古苗人的启蒙时代，九黎部落、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典籍载苗族早期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1BTQ017的阶段性成果）。

② 石朝江，男，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③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43页。

④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47页。

⑤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

蚩尤是古苗人的英雄时代，“三苗”或“有苗”是苗人的衰退时代。三苗之后，根据苗人的流徙和居住地域，中国史籍又将苗族称“南蛮”“荆蛮”“武陵蛮”“五溪蛮”等。虽然各历史时期称呼不同，但称呼的对象都是苗人。中国史籍对苗人的记载连绵不断。东方夷人一九黎—三苗—荆蛮—武陵五溪蛮—苗族，一脉相承。

著名的苗族历史学家伍新福教授在《蚩尤与中华民族》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对蚩尤的全盘否定，人们谈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源流，都只提炎、黄二帝，而从不讲蚩尤，甚至还形成这样一种错误观念：似乎正是因为当年黄帝‘平定’蚩尤‘乱’，才能有今天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蚩尤被视为‘贪婪’‘暴戾’的化身，‘炎黄子孙’谁也不愿意同蚩尤沾亲带故。这完全背离了历史实际。”

中国古代虽信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歌颂胜者，贬毁败者，但先秦典籍还是记录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基因，勾勒出了中华文明滥觞的历史轨迹。根据大量的先秦典籍资料记载，四五千年前的九黎部落、蚩尤是苗族的英雄时代。蚩尤不但是苗族的英雄祖先，还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明始祖之一，九黎蚩尤也是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蚩尤对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可说史有明文，斑斑可考，一点也不亚于炎黄的历史贡献。我们且看先秦典籍资料是怎么记载的。

《吕氏春秋·荡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

《越绝书》：“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之君”。

《国语·楚语》注曰：“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

《龙鱼河图》：“蚩尤摄政，有兄弟八十一人。”

《战国策·秦策一》高诱注：“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语：“九黎君号蚩尤是也”。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蚩尤，古天子。”

从上述史籍资料记载可知，未有蚩尤之时，人们剥林木以争战，胜者为长为王。九黎系蚩尤之徒，蚩尤是九黎之君，是九黎部落联盟的军事大酋长，九黎部落联盟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组成。正如摩尔根所说：“在氏族社会里，如果没有部落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联盟”^①。相对于氏族、胞族来说，部落是一个特别偏重于政治性的人们共同体，不仅有自己的名称和方言，有一定的地域，有共同的宗教观念、节日和崇拜仪式，还有部落议事会，它是由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2页。

组成的部落的最高权力机关。古苗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下。”^①徐松石在《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就指出：“苗族势大，当时已扩展到冀北境，逼近今日所谓关外。”

《尸子》：“造冶者，蚩尤也。”

《越绝书》：“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世本·作篇》：“蚩尤以金作兵。”

《管子·地数篇》：“蚩尤受金作兵”，“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

《龙鱼河图》：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

《管子》：“蚩尤受葛卢之金而作剑铠矛戟”。

《公羊》：“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剑、盾、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春秋·元苞命》：“蚩尤虎卷威文立兵。”

上述资料告诉我们，九黎蚩尤部落率先发明了金属冶炼术，率先制造出了金属的兵器。黄帝是以玉为兵，蚩尤是以金作兵。蚩尤造立的兵器有仗、刀、戟、大弩等。中国军事博物馆记述“蚩尤造兵器”一事，说蚩尤“制五兵，造九冶，对中国兵器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人们将蚩尤与天、地、日、月诸神并列，称其为‘兵主之神’。”金属不光用于兵器，还用于生产食物。恩格斯在总结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史过程中明确地指出：“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②也正如伍新福在《蚩尤与中华民族》所说：“既然能冶金作兵，在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无疑也会制作和使用金属工具。古代称‘金’，实际是指铜，说明蚩尤九黎部落早在五六千年前已使用青铜器，比炎、黄部落更早使用金属器物，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周书·吕刑》：“蚩尤对苗民制以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椽、鲸，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尚书大传》：“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不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王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4页。

上述资料记载可知，九黎之君对九黎黎民制以刑，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集团最早使用刑法。据载苗民的肉刑共分四类：劓、刵、椽、黥。有刑法必有罪奴，必有压迫，本在情理之中。说明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其社会生产力已经比较发展，已经紧靠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过门槛，就是阶级社会和国家的时代了。

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是法律文明起源最早的人们共同体，它不仅以大刑攻于外，而且以中刑、薄刑施于内。又由于掌握了冶炼技术，制造和使用金属兵器，在军事上曾一度占居优势的地位。

《逸周书·尝麦》：“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

《路史·后记·蚩尤传》：“蚩尤产乱，出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炎帝）而居于涿鹿。”

《竹书纪年》：“蚩尤……以伐炎帝榆罔于空桑，炎帝避居涿鹿。”

可以看出，最先进入中原地带的蚩尤和炎帝两大部落集团，古时在今河北、山东、山西一带进行了激烈的争战，结果炎帝大败被逐。“九隅”，即“九州”，也就是指炎帝曾经占有的黄河中下游的大片疆域。所谓“无遗”，大概是这些地方都被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集团夺去了。诚如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研究》所说：“由于东夷集团生产力水平较华夏集团略高一等，致使炎帝节节败退，‘九隅无遗’也是不奇怪的了。”^①

《晋语·四》：“昔少典娶于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史记·三皇本纪》注释：“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媧氏之女……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

《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

《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

《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郭璞注：“黄帝居此丘，取西陵氏女，因号轩辕丘。”

《逸周书·尝麦篇》：“九隅无遗，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冀中，以甲兵释怒。”

《庄子·盗跖·释文》：“榆罔与黄帝合谋，击杀蚩尤。”

上述资料告诉我们，炎黄本同源出自少典，起自西部黄土高原。炎帝支沿渭

^①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河、黄河南岸先入中原。黄帝支沿黄河北岸向东北发展，到达燕山南北地带。据说向西北败退的炎帝族，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救。冯克诚、田晓娜主编的《中国通史全编》就说：“黄帝族为了履行同一联盟中兄弟部族相互救助的义务，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应允了炎帝族的吁请，收拢炎帝族溃散的族众，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一来，便同锋头正健、踌躇满志的蚩尤族再度在涿鹿遭遇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战就此箭在弦上，势在必发！”^①

当然，也有史料说炎帝向西北面败退，遇到向东发展的黄帝部族，黄帝与炎帝阪泉“三战，然后得其志。”“三战而克之。”然后两部落联合起来对付强大的蚩尤部落。但由于蚩尤部落人口众多，武器先进，开战初期黄帝总是打败仗。

《越绝书》：“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

《世本·作篇》：“蚩尤以金作兵。”“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

《竹书纪年》：“蚩尤……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并诸侯无度。”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正，于是轩辕乃集用越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太平御览》卷15引《志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

《广博物志》卷9引《玄女法》：“蚩尤幻变多方，微风召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

上述史料说明，蚩尤是以金作兵对付以石为兵、以木为兵的黄帝，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人口众多，军队强悍。不仅如此，蚩尤还能变幻多方，有征风召雨、吹烟雾的本领，使得黄帝的军队在战阵上困顿迷惑，一筹莫展。黄帝战胜蚩尤并非轻而易举。

《太平御览》：“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大山，三日三夜，雾冥。”

《路史·后记·蚩尤传》：“三年九战，而城不下。”

传说屡遭失败的黄帝后来得天玄女和应龙的帮助，才转败为胜，最终擒杀了蚩尤。九黎部落遭受最惨重的败绩。

《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

《太平御览》卷15引《黄帝玄女战法》：“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

^① 冯克诚、田晓娜主编：《中国通史全编》，青海人民出版社。

《天中记》卷43引《黄帝内传》：“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虺牛，鼓81面，一震500里，连震3800里。”

《山海经广注·大荒北经》：“蚩尤铜头啖石，飞空有险，以虺牛皮为鼓，九击止之，尤不能飞走，遂杀之。”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槪之以雷兽之肯，声闻500里。”郭璞注：“雷兽即雷神也。”

《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畜水，蚩尤与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令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山海经·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

《绎史》卷5引《黄帝内传》：“黄帝杀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

《管子·地数篇》：“黄帝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庄子·杂篇》：“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血流百里。”

《史记》：“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杀蚩尤”。

《路史·后纪四》：“传战执尤于中冀而殊之，爰谓之解。”沈括《梦溪笔谈》卷3：“解州盐泽，卤色正赤，里俗谓之‘蚩尤血’。”

《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问之五胥，乃立五旗五军，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后得志。傅战擒蚩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以甲兵释怒，用大政顺天思叙，记於太常，用名之曰绝讐之野，身首异处。”

“遂杀蚩尤”，“蚩尤血”“流血百里”“身首异处”。足见战争的激烈和严酷性。黄帝无论是得到天玄女和雷神的帮助，抑或是靠计谋或实力，战争的最终结果是，黄炎联盟获胜，强大的“九黎”部族战败，其首领蚩尤被杀。而按当时的情况，蚩尤是有可能取胜的。正如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铜木之间，利钝殊焉，蚩尤胜而黄帝败，殆无疑义。”但蚩尤最后还是失败了。对蚩尤的死，夏曾佑说：“或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或云黄帝使女魃杀蚩尤，或云黄帝受玄女之兵符杀蚩尤。”拥有九九八十一个兄弟和先进武器的蚩尤，是战死，是谋杀，或是另有别的原因，现在是难以考证了。总之，“逐鹿中原”，蚩尤失败了。九黎部族因而最终遭致败绩，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著名学者余秋雨撰文指出：“总之，这场战争打得惨烈无比，千钧一发。极有可能是蚩尤获胜，那么中华历史就要全面改写。正因为如此，黄帝及其史官必须把蚩尤说成妖魔，一来可以为黄帝久攻不下辩解，二来可以把正义拉到自己一边，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前途……因为蚩尤的部族很大。他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生活在今天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山西、河北、河南的黄河流域，人口众多，当然是诛不尽的。因此黄帝只能向他们宣告，他们

以前的首领是妖魔，现在应该服从新的统治者。”^①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研究》也考证说：“涿鹿之战的这一后果，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是东夷集团先民的遗存，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孕育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生气勃勃的史前人群，距今6000年前获得了迅速发展。距今5000年前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原居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先民部分西向发展进入豫东，影响所及直达豫西、陕南、苏南。与此同时，海岱地区文化面貌渐趋一致，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始农业、家畜饲养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种手工业，无论是石器，还是骨角牙器制作，都逐渐超过了中原同期的水平。制陶工艺更居于黄河流域各地区的前列，逐渐达到中华史前制陶业的高峰。到了距今4500年前，精美的白陶袋足器和蛋壳黑陶杯已作为礼器出现，指示出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上述史实说明距今5000年前，以阪泉之战为标志的华夏集团形成之时，后来被称为‘九夷’的东夷集团各部雏形也已形成。有81个氏族的九黎诸部落在蚩尤率领下，西向进入华夏集团分布区，引发涿鹿之战的传说有史实为依据。”^②

中国史籍还记载蚩尤被杀后化为枫木。

《云笈七签·轩辕本纪》载：“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后化为枫木之林。”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青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之桎梏，是为枫木。”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枫木，蚩尤所弃之桎梏，是为枫木。”郭璞注云：“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

史籍记载蚩尤被杀后化为枫木，枫树干高大挺拔，可以看出，蚩尤在苗汉先民心中形象高大，喻蚩尤为枫木，寄托哀思，崇拜蚩尤，推崇枫木，文献才留下这些记载。湖南城步苗族有祭“枫神”为人驱除疫鬼的习俗。祭祀时要人装扮成“枫神”，头上反戴铁三脚架，身上倒穿蓑衣，手持圆木棒，俨然铜头铁额的远祖蚩尤。黔东南苗族中流传着古老的《枫木歌》，说从枫木树心里生出“蝴蝶妈妈”，“蝴蝶妈妈”和“水泡”游方，生出12个蛋，最后从12个蛋中孵出苗族的始祖“姜央”。这首歌把苗族的始祖直接同蚩尤的化身“枫木”联系起来。

由于“九黎”，蚩尤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黄帝战杀蚩尤之后，后人一直追忆蚩尤的事迹，甚至作为战神祠之。

① 余秋雨：《爬脉梳络望远古》，《当代贵州》2008年第7期。

②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龙鱼河图》：“伏蚩尤之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像以威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殄灭”。

《史记·高祖本纪》：“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沛公祠黄帝蚩尤于沛庭旗帜皆尚赤”。

《史记·封禅书》：“天下已定……令祝官主蚩尤之祠于长安”。

《汉书·地理志》：“蚩尤祠在（东郡寿良县）西北谿上。”

《汉书·郊祀志》：“秦代祀东方八神将，三曰兵主祠蚩尤”。

《宋史·礼志》：“太宗征河东……祭蚩尤于玛牙”。

以上史料说明蚩尤作兵，善战，威望极高，黄帝虽然打败擒杀了蚩尤，还画蚩尤像借其威安抚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后人更是祠之不绝，视之为战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史籍虽对战争失败者蚩尤有诸多不实之词，但还是基本勾勒出了蚩尤的英雄伟岸形象和历史贡献。1998年7月25日，由海内外32万中华儿女捐资建成的“中华三祖堂”，在当年的古战场河北省涿鹿县正式落成。中华三祖堂还历史以公正，把蚩尤和黄帝、炎帝并列，奉为中华民族三大人文始祖，敬炎、黄、蚩为共祖，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蚩尤故地考

汪海波^①

“涿鹿之战”发生地问题一直是一个历史悬案，学术界没有一致的说法。遍布全国各地的蚩尤遗迹更令历代治史者如入云雾，看法莫衷一是。山东省汶上县南旺镇的阚城蚩尤冢，见载于三国曹魏时编写的《皇览·冢墓记》。《冢墓记》是今天所见最早记载蚩尤冢位置的文献。明清两代编绘的古舆图有多幅标识出蚩尤冢的确切位置，从而证明了《冢墓记》记载的可靠性。阚城蚩尤冢现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本文是从民族学和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历史地理问题，认为：贵州苗族地区传说中的蚩尤故地“直米利”即汶上县境内的致密城遗址；涿鹿之战发生地在古大野泽，《皇览》所记载的两处蚩尤冢，即“重”和“阚”，均在大野泽；先秦文献提到的“中冀”“蜀”等地名也在大野泽一带，这里即是蚩尤故地。本文通过对古地名的研究，试图还原一段“传说时代”的历史，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直米利”考

“直米利在北方中心地，直米利平原大又宽，直米利地方气候暖……”^②

这是一首在贵州西部苗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古老歌谣，歌谣的内容被认为是反映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蚩尤部落战败流徙的历史口碑。歌谣多次提到的“直米利”“浑水河”等地理概念，具体所指众说纷纭，没有定讫。

“直米利”也作“直密里”，是西部苗语中的滇东北次方言苗语的音记。“里”在苗语里指“田地”，汉语意思是“人群聚居的地方”。“里”在苗语西部方言中读作 [Lax] 或 [Liaj]，在中部方言发音 [Lix]，指“故里”“国土”

① 汪海波，男，山东省汶上县民族宗教局局长。

② 苗青主编：《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②·直米利地战火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

“城邑”。苗青先生记作 [Nzhil Mik Lik]，音译“直米利”。

“直米”与山东省汶上县境内的历史古城“致密”发音相似，地域范围相当，地理环境相吻合。“直米利”可以译作“致密故里”或“致密城”。

关于致密城的记载初见于《后汉书·郡国志》和《水经注》等。《史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前501年），“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水经注·汶水》引《郡国志》：“须昌县有致密城，古中都城，即夫子所宰之邑矣。”中都本治致密城，在今汶上县城西南三十九里。致密城又称“殷密城”，《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中都县邑界有殷密古城，即古之中都国城也。”《郡县图志》《旧唐书》《一统志》和明编《汶上县志》等均有相同记载。

山东省汶上县地处鲁西南，北仰汶河，南怀济水，平原广袤，湖山相映，四季分明。县志记载：汶上古称泽国，夏商有古厥国，春秋有中都邑（治致密城），战国属齐，为平陆邑，汉置东平陆县，属东平国；魏为平陆县，属东平郡；北齐改乐平县；隋复名平陆，属兖州；天宝复改中都县；金初名汶阳，泰和八年改汶上县，沿用至今。

致密城位于南旺湖即古大野泽之滨，今汶上县次邱镇朱庄村至湖口村一带，城垣已不存，遗址散落大量灰色碎砖，断代属于春秋晚期，即孔子时代。《左传》记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即指此。

按苗族古歌谣：“直米利”位于“浑水河”和“清水河”之间的平原中心地。“浑水河”的苗族川黔滇方言是 [Dlex Ndrod]，意思是浑浊的河；滇东北次方言读音是 [Dlix Vangx Dlix Ndlood]，意思是灰黄色的浑浊的河。“浑水河”当指“汶水”。古汶水发源于泰莱山区，汇鲁中丘陵诸泉流，自东向西流，下游又转西南流，会济水，入大野泽。《水经注》：“汶水又西合为一水，西南入茂都淀；淀水西南出，谓之巨野沟；又西南迳致密城南。”茂都淀即今南旺湖，属古大野泽东畔。致密城位于南旺湖的北岸。

南旺是京杭大运河的“水脊”和“咽喉”所在。明永乐九年（1411年）创修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南旺湖成为分水枢纽的主要“水柜”。大汶河流量差异大，含沙量多，向为水患治理难题。明初重开会通河，即利用了济水故道，疏浚小汶河“引汶济运”，以解决大运河南旺段的“水脊”问题。分水工程利用汶水故道，迂回开挖曲折的引水渠以减缓水势，然而泥沙问题难以解决，汶、运交汇的分水口淤沙成患，影响运河通航，明清两代不惜斥巨资，长年雇用十万民夫清淤，“每年一小挑、三年一大挑”，可见泥沙之重、工程之巨。汶水从来都是浑浊的河流，辞书释“汶”有昏暗不明、污染、浑浊之意。《元和志》^①说

^① 《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286页。

“泰山郡水皆名汶”，“凡有五汶皆源别而流同也”。汶水也称“蛇水”“浊水”，“汶”是“浊”的异用字。滇东北次方言之 [Vangx]，汉语音译近“汶”。

“清水河”在苗语川黔滇方言中读音 [Dlex Nchab]，意思是清亮的河；滇东北次方言读做 [Ndus Naf Yik Mol]，意思是清澈而两岸宽阔的河。[Yik] 音近“济”，“清水河”当指“济水”。济水古作“洙水”，系“四渎”之一。济水下游亦名“清水河”“大清河”，《水经注》载古济水流经致密城之西。汶、济诸水将鲁西南大平原分割成若干板块，“致密城”正当“在河之洲”。

《尸子》记：“少昊（皞）金天氏邑于穷（空）桑”^①。《帝王世纪》：“少皞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穷桑”也称“少皞之墟”。杜预注：“少皞墟，曲阜也，在鲁城内”。《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于宇少皞（《路史》作“小颢”），以临四（西）方。”蚩尤部落的中心聚居地在曲阜的西方。致密城位于曲阜之西，距离约一百华里，地合穷桑西境。

《黄帝玄女战法》：“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路史》载：黄帝攻蚩尤“三年九战而城不下”。蚩尤据城坚守，凭借城坚兵锐，使轩辕部落屡战屡败，轩辕氏甚至准备“万隐万匿”以避其锋。致密城当是蚩尤的中心都城。

今天的南旺湖已干涸，但这里仍可看到春秋鲁国公大墓群和致密城遗址。上古时代的致密城应该就是苗族古歌谣中屡屡提到的“金色大城垣”——“直米利”。

二、“涿鹿”考

“涿鹿”一地名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编写的《逸周书·尝麦篇》。涿鹿这个上古时代重要的战争地应该不会距离轩辕氏族团和蚩尤族团的活动中心地太远。涿鹿之战的发生地应该就在蚩尤的埋身地附近。

“涿鹿”之名即“涿”和“鹿”，两个字都是地名。上古“涿”地望在今汶上南旺的蜀山。元代《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涿鹿’地名‘独鹿’，又曰‘浊鹿’，声传记误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涿鹿”又作“獨鹿”“濁鹿”“邾娄”“邹屠”，为蚩尤部落聚居地。王献唐先生进一步分析：“汶上县西南有蜀山，地为邾娄旧壤”，“‘獨’通‘蜀’，蜀山湖，亦作‘独山湖’”。“涿”通“淖”“濁”，“邹”“九”“尤”都是“涿”的音转。作为河流的“濁”字源于“蜀”。蜀地因蜀山而名，以蜀山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曾经长期存在一个“古蜀国”。逢振镐先生《山东古国与姓氏》：“蜀国，春秋时鲁地。《春秋左传注·宣

^① 《尸子》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8页。